

# 2024年終：它只是一顆，甜糯的栗子

聽日先算啦，煮到埋黎就食。



Mantha Mok /

端傳媒新年限時優惠：暢讀會員首年9折（US\$57），尊享會員首年75折（US\$96，贈《華爾街日報》全語種會籍），可隨時取消續訂。

親愛的讀者，

每年我都會寫兩封信給你，一封總在8月盛夏，端的生日，另一封總在12月寒冬，一年將過去。2024年年末，寫這封信的時候，我生活的這個角落特別冷。天是灰的、樹枝光禿禿的，人們穿着黑灰的大衣，形色匆匆。

我最近，工作若有間隙，總是在剥板栗。

秋天還在的時候，我在住處附近發現了一個名為「板栗村」的地方。板栗村真的有板栗嗎？有，那一片，滿山遍野長着板栗樹。

遇到10月初，板栗正要從枝頭集體降落的季節，我興奮地騎了幾十公里的腳踏車，去板栗村撿了一大袋子的板栗。成熟的板栗油光蹭亮，早已從栗蓬裏掙脫出來，掉得一地都是。

我舉着手機跟遠方的母親炫耀着漂亮的栗子，我要問她，揀回的大把板栗，如何剥殼去皮？我們討論剪刀最方便去掉外層硬殼，但毛茸茸的內皮討厭，要在滾燙的熱水裏泡了才能去皮，但不能泡太久否則就煮熟了。

一邊仔細盯着我手裏的活，母親一邊說，今年老家村裏沒撿到什麼栗子，「年頭不好」，要把唯一還會爬樹的舅舅派去樹梢，把栗蓬打下來，才能撿着一些。水溫終於對了！我剥出了一顆完美金黃的栗子肉。我掛掉電話。

這樣的通話應該是親切的，但我也知道母親會慢慢感受到距離，然後也許會出現一些無解的問題：「板栗……家裏就有吧，你到底為什麼要去遠方撿栗子呢？」

那天后，我連續剥了好幾個星期的板栗。

我在想它代表什麼，這可以聯繫起了離家的我和在家的母親的小小的、輕巧的果實，到底是什麼？這顆栗子，曾是兒時放學路上的驚喜，再像時空旅行般出現在這年秋天我的背囊裏。它是想讓我在

故鄉以外構建一個家，還是想提醒我「返回」之不可能？

這一整年，我都在被一個概念打攪——「離散」。這兩個字總是在很多地方出現，但總讓我不安。離散是什麼？說的是我嗎、不是我嗎？是誰在說離散、誰定義的離散？

我問了許多人，少有答案鮮明的。離散是「diaspora」的漢譯，但也可以說是流散、散居、流散……無論如何翻譯，總是散開的，與許許多多移動中的社群聯繫在一起。

這樣大的語意，更讓我困擾——必得這樣嗎？一開始探索的自由，慢慢變成某種散開的宿命？一日一年，許多選擇和路途，都不再是暫時性的；可即便再多日、再多年，再多的選擇和路途，都也無法摧毀第一筆記憶。

我問的許多人中，有一位20出頭的女孩，她第一次出國遊學，她說，她未曾聽過離散的說法，但這是否與長大後，兒時夥伴總會離開是類似的；還有一位年輕的從哲學系離開的工程師，她說，她習慣甚至喜歡一個複雜的概念，這讓今天的經驗，有了歷史映照，而不覺太孤單；還有一位年邁的做文化研究教授，寫過許多關於離散的論文，他用近乎慈祥的神色聽完了我的困擾，然後告誡說：

「如果你只有一個錘子，那麼一切都看起來會像釘子。」

在日曆即將重新從1月1日啓動的此時，我藉着年終的這封信的機會，絮絮叨叨寫下這些，因為我發現，我好像已經不再被「離散」的概念困擾了。

當它含義有所不明卻在大包大攬時，我生出許多抗拒；而只有我越多去了解它，給它加上了我自己的經驗、自己的詞彙、自己的聲音的時候，或者說，當我聽到更多人的經歷、更多人的聲音時，我才漸漸心安。

當我的工具箱裏不只有一個錘子的時候，眼中看到的，也有了更多的可能。

雖然一直在做新聞這一特別當下的、瞬息萬變的行業，這些年，也總是在發生彷彿劃時代的大事情，但我並不擅長立即做出「世界應該怎樣」的觀察和論斷。站在年尾，母語是廣東話的同事教我學會說：「先算啦」——聽日先算啦，煮到埋黎就食。她說：先歇一歇，現在立即做不了什麼，也沒事，我們保留之後行動的可能。

我們有一顆甜糯的栗子，不少於此、不多於此。

端傳媒總編輯

甯卉

端傳媒新年限時優惠：暢讀會員首年9折（US\$57），尊享會員首年75折（US\$96，贈《華爾街日報》全語種會籍），可隨時取消續訂。

P.S. 一如以往，我們製作了一份精良的年終專題來感謝你這一年的支持。

端聞Podcast，年末有連續5天的編輯部小圍爐，我們會聊很多豐富的議題，也會聊新聞本身；

歡迎關注2024年終專題，將要跨入2025，我們對這個世界，仍有許多好奇，仍偏愛它將你我聯結起的時刻，仍想要能夠一直給你這樣的時刻。